

光緒順天府志

故事志六

光緒順天府

雜事上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論語云不賢識小太史公云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班孟堅撰漢書葛稚川取其所遺棄者錄之爲西京雜記蓋遺文墜事雖若瑣委往往足以擴見聞資攷證焉順天爲古燕都自遼金元明以逮我

朝千有餘年事蹟繁多凡諸史百家下至稗官野乘之書旁徵側見莫可紀極其大者詳諸各門而於小者薈於此錄至於述兒女之私情有傷風化叙鬼狐之幻跡事近虛誣類皆有意刪除慎勿貽譏漏略也志雜事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愛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

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列子

背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
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
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糟粕不厭而
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寒烈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
觀帷幰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
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

復敢見

新序

燕莊侯佗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元倉子

燕昭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

拾遺記

燕昭王坐祗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繞集其

間

拾遺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豕宰養六十
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
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
不饗之王乃令膳夫烹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
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爲魯之津伯燕相
游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

符子

燕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鳥白頸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
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
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言波瀾常圓轉而流也有
黑蜂飛翔而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蜂
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蜂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
瑤漳之水洗其泥沙乃嗟歎曰自懸日月而來見黑蜂生珠已八

九一遇此蜂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握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拾遺記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述異記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絹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吹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懷言其支

體纏曼若人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金毳毼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毳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譙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立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拾遺記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

拾遺記

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同行者給晉之城指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給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曰若先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若乃晉國耳其人慚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列子

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之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

韓非子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笑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

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祥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急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韓非子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用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

韓非子

王次仲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爲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以檻車載之次仲忽化以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之烏徘徊空中拔墜三翮使者得之以進秦始皇悔恨因名其地爲落翮山

眞仙通鑑

燕王旦在明光殿欲入所卧戶三間盡閉使使者二十人開戶戶

不開

論衡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子甚急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拾遺記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射獵廡中之廡倒而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廡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婿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

小然已識父手跡卽獻欬不復辭便敕內盧郎已來可使女莊嚴
旣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畢崔語充可至東廊旣至婦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
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
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放在門外充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
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沈乍浮旣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
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男以還充又與金碗
並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
英未及秀中夏羅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
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充忽不見充後
乘車入市賣碗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碗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

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椁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椁著棺中可說得椁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椁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

抄神記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掇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更刪竊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而鑄爲

硯又賜鱗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爲名焉

拾遺記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旣脫其死卽賚

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抄神記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二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予終爲之而旋爲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埽榻延留留人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食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己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加防衛勿遺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

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干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遞馬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知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夢神記

王浚領幽州刺史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

晉書列傳

王浚謀將僭號有狐據虎門翟雉入廳事俄爲石勒所殺

冊府元龜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常攘臂大言曰大丈夫

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

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

甚恭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石勒旣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

素長者北平無終陽裕幹事之才勒方欲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晉書

載記

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刻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

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巷車麟麟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

所因繇性苛刻寡所親

御覽四百六十五引崔鴻前秦錄

盧昌待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

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

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北史

張鴻范陽人也仕慕容皝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願下忽生鬚三

根長寸餘皝由是不悅乃遣出宮使看鵝鴨

十六國春秋

後魏延興初文安縣人孫願捕魚於五渠水有羣魚自西而來共
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願曰須臾當得大魚若欲多求宜勿殺也願
下網果得大魚狀如鯉而頭大殺食之俄風雨晝昏惟聞鳥飛聲
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見羣魚無數飛入於海願遂不復漁
矣因呼入海之處曰飛魚口

霸州朱志
引三郡記

太延元年有郿婦人持方寸印詣潞縣侯孫家旣而亡去莫知所
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

跡文曰旱役平

魏書世
祖紀

後魏趙邕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
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

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

通志

後魏王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卽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

通志

北齊漁陽王紹信厯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經漁陽郡有鉅富人鍾長命紹信引與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何物小人乃煩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弟兄使其妃行家人禮責長命贈賄百萬鍾氏因此貧乏齊滅死於長安

通志

江陵高偉入齊自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之推家訓

渤海封述娶范陽盧莊之女爲息述逕府訴云送羈乃嫌腳跛評田則云賊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歲紛紜

北齊書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

隋五行志

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故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况有過耶榜捶如舊

隋書

李靖舞劍臺靖往伐高麗過此臺也臺石特堅後之人不可得鑿有唐李從簡來遊刻數字焉字各徑五寸嶺上一石如人著幞頭坐而叉腰土人嘲之曰石尉遲

截江網

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客稟性巖險貞觀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因卽刼殺猝遇一老僧文宗懼事發覺揮刃擬僧僧

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二十餘日
行還過僧處時當暑月視之若生文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
出一蠅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歲餘而死

冥報拾遺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
上置足跨盤獨立觀者不忍女無懼色

朝野僉載

狄仁傑初令昌平境多虎邑有老媼子入山樵虎噬焉媼待子爲
命痛子噬於虎乃控之公公爲檄山神約日驅虎訊至期羣虎交
集公曰若不皆噬媼子也惟噬者留否則去一虎獨留公曰食人
子罪無赦對衆殺之昌平白羊城有神能幻禍福居民祠之不祠
且災歲必祭祭必以童男弗敢恤也仁傑廉知其事獨往詣則一
白羊耳拔所佩劍斬之輒化爲龍氣飛去因毀其祠民不復祭終

亦不復有災

昌平舊志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卧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鷄目大如杯臂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子持小鎗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永差異

記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妻李氏悍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母墓前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在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決

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本事詩

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
歸飢卽盡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頸孔中飽卽書止字家人等有
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曰後
日常死如其言

廣異記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
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
自至山請之道人旣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貲財居月餘
女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
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覺床
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
命當終被戮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
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說之自抑不可於是往

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

言令竟殺之

紀聞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呼人異而視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乙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鬪官中訊鞠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沈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子所說沈水處撈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疑辨

志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一日馬忽化爲婦人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公親自察視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馬每睹之必歎美其駿逸後數年自醉倒俄化成馬遂奔躍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神奏於帝遂命還復爲人思往事如夢覺公大驚異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婦人忽爾求還鄒張公不允婦人仰天號叫自撲忽化爲馬突而出不知所之

蒲州記

沛國劉洪性剛直薛楚王之在范陽召爲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王楚王說之楚王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住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爲之楚王以凶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

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王遂以爲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笞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爲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爲平之吾乃去爲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卽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爲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職今當辟汝卽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烏在虛飛立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樹枝條朽

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
詩成而去匠人乃屯屬役
數日疾甚昇至范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語如常而二人密
冷氣侵未幾乃卒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載棺名
今編戶籍蓋洪名生稀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
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
人哭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
騎神色甚壯告吏曰吾已爲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從騎
向都迎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言
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
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引其巾取
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言須來在軍久絕書問今
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未畢洪卽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

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
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

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

太平廣記

朱滔括兵不擇士旅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
趨閑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
寄內詩援筆立成辭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
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
令代妻作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
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遣以束帛放歸

按唐詩紀事計有功臣事云河北人洪景盧萬

首唐人絕句作

幽州士子詩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
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者蒲洪以

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

北夢瑣言

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北夢瑣言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三十有一旻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而往次叢蒲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補

史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曾賁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巍然中有女仙侍翼甚嚴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峻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薊門之人皆能說之

北夢
瑣言

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櫬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

郎中厚加酬置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贖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

卒

劉氏耳
日記

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或占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

冊府元龜

幽州劉守光錢面文曰應天元寶背曰萬

泉志

趙王鎔命馬彧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伎轉轉者一代名姝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叔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爲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願囑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彧卽題命文筆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首日玳筵旣放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

上客命南國之佳人選選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

以生塵遂載以歸

五代詩話

遼太祖援石晉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閣指白衣觀音像曰我

夢神令送石郎爲中國帝卽此也

遼史

五代時南北分據限以疆界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曰此地可煮土成鹽遂教以煮法不數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謂爲聖母後有人新其像越日忽報臺南十里皎白如雪約十數頃厚積寸餘趨視之則皆鹽也居民競收之名曰瑞鹽

甯何

志關

幽薊數州自石晉敗入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中傳舍

壁畫墨鴉甚工旁題詩云星稀月明後皆欲向南飛

五代詩話

寶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

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屬妻曰善撫養之旣並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泣涕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賂賂同宗外有一喪不能自舉爲出錢葬之由禹鈞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爲出錢而嫁之由禹鈞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

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禹鈞活族者數十家禹鈞每量
歲之出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
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
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頓者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
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禹鈞之門登貴顯者前
後接踵求拜禹鈞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亡蒙恩深者有
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
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
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
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
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
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范文正
公實諫

議事
跡記

太宗征幽州曹翰爲東路濠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送風至帳

翰促令環帶日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寇兵於城下

玉壺清話

曹翰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蟬以獻翰謂諸將曰蟬水物

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

果然

東都事略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

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讀一再肅

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

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

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陸游老學庵筆

記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
司諫高若訥皆坐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驚
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宋史蔡襄傳

蘇子由爲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
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
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子瞻得
詩韻云匪羣年來亦甚都時聞馭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
向君王乞鑑湖聞曩時有刻石於使館者今無存矣

陸嘉淑辛齋詩話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
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

張芸叟滬水燕談錄

涪化中范至能使北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
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

羝羊解乳不

鶴林玉露

洪皓使金不屈被留永祐陵崩於五國城皓於燕山開泰寺爲文祭太上皇曰千歲厥世莫逐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唯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流涕

宋詩紀事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

詞名人月圓聞者揮淚

容齋隨筆

張維字正綸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
伴嘗言宜和乙巳同邑有邨民頗知書以耕爲業年六十餘一夕
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
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騎內一白衣乘白馬怒謂我曰汝前身爲
唐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塹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
得見雖隔世猶當償我命引弓射我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
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夢耳安足信汝妄思所致民益恐未旦
而起其家甚貧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故家避之行草
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有二十里許遇數人同行忽有騎馳至連
叱衆住行者皆止此民迴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馬宛如夢
中所見因大駭絕道奔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煞
可惡人遂鞭馬逐之引弓射心應弦而斃

夷堅

遼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
成樂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婦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
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
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旣而金滅
遼首領烏珠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
方頤修領權略過男子烏珠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

夷堅志

予憩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闌
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瓶盤皆金銀爲之升龍交錯形製甚精古
且並令留之古樂府日月穆穆以金波金闌之名其取諸此乎然
金闌金運其將闌也銀魚長尺餘比南方者尤大牛魚出混同江
其大如牛或云可與牛同價故名又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
精列使至嘗被賜女真人多釀麴爲酒醉則殺人盛饌以雁粉爲

貴以木枰貯之其藩黑色以生蔥蒜韭之屬置於上臭不可近又俗重茶食阿骨打開國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釘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錫

最大

宋詩紀事

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尚書省奏此蓋假屍還魂擬付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顛亂人倫止付孝善

金五行志

王啟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章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卽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使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叅政馬公宣徽盧公尚書郭公爲九老督

中州集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

金史隱逸傳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銓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銓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銓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讐私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騾逐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語云

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員外孫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即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續夷
堅志

武清張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

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

金史孝
友傳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爲詩識云

續夷
堅志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黜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

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猶惡尤可怖興大叫

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續夷
堅志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

尋卽火起互相訪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勝願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弑逆之禍

續夷堅志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療焉蔓菁子二兩枸杞蒺藜甘菊荊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麪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九

續夷堅志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

續夷堅志

持嘉君實女眞人居燕城畫竹學劉自然頗有意趣

圖繪寶鑑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儒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伯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面山
旅話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瀕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緝其先友手翰中有劉伯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

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面山
旅話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剌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於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音雄偉壯麗渾然若出於甕至正以後此音凄然出於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尙南曲齋郎大元強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元孔齊至正直記

今順天府學因宋丞相義盡之柴市祠丞相學宮中教忠坊廬陵人祠丞相學外曰懷忠會館按公授命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日風沙晝晦宮中皆秉燭行百官入亦秉燭前導世祖以問天師張之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積翁書神主酒埽柴市設壇祀丞相博囉行初奠禮旋風起捲神主雲中雲中雷哼哼如怒聲晝逾晦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霽明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公江南十義士昇槩

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誌其處大德二年繼子陞至都順城門內見石橋織綾婦人婦公舊婢綠荷也爲陞語劉牢子乃引到舊處大小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信公二字舊塔南石址焉至元

二十年歸葬廬陵

帝京景物略

世祖築京城閱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數萬世祖問劉秉忠曰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

續弘簡錄

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於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宦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

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燈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

陔餘叢考

元初京師禪學分萬松延洪二門比耶尼智公參萬松者也耶律

楚材因請其開堂住報先寺

析津日記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大懷胎在脇下忽癰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又數日瘡亦平復

輟耕錄

廉右丞園名花萬本號爲京城第一時營繕東宮工部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置數本太子知出廉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澤方爾病退願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

宸垣識略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輳寵賚山積後知爲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貺之

宸垣識略

漁陽鮮于樞伯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叟名其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楊構趙名叔郭右之燕公楠高彥敬李仲賓趙子昂子俊張師道石民瞻吳和之陸天錫

研北雜志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癸辛雜識

燕士張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卽購求古器書畫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王秋澗憚爲作

商鼎歌云兩耳高撐足拱三六乳附觚何的厯鑿餐繞腹雜雷紋

紫翠英英悵猶渥細觀欵識商父丁崑玉南金非所惜

宸垣識略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爲御史目睹其事耿出

微賤而違當台鉉不祥之極也

秋間集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顏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異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怒而去旣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

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
其人寂然不見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
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
啟其石下乃皆井井中皆枯骨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
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癸辛雜識

李仲賓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聞有物怪
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
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
覺則胸前憤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月率
率有聲而前旣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啟
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
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剽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窗眼而去至曉

觀之其手拉窗處每窗眼皆圓窠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

癸辛雜識

至正二十七年宮牆外長慶寺所掌成宗鄂爾多內大槐樹有龍

經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

元五行志

橋李願淵白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

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

穀耕錄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古成癖慕米元章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後

果得之號王襄陽

研北雜志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大駕出宮則麗眉黃髮

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
耆老之一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麋鼠極精銳宜書
人爭售之洪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善尙方
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
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延祐七年葬宛平縣岡村

文翰

類選

姚文公爲承旨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眞眞者操南音公疑
而問之泣對曰妾建甯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甯坐盜
用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娼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努爲落
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女配汝吾卽其父也貨裝
皆出于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

眞谷筆談

樊事眞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

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樊以酒酌地曰妾若負君當剗一目謝
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爲母所逼後周來京師樊曰非不保持卒
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流血遍地好
事者編雜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

青樓集

至元三年夏大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

元史五行志

至元五年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扎望北跳至正十五年京
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此皆詩妖也

同上

李嘉謨以口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
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隣婦有倚樓泣者
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明之德淑曰客非昨暮
悲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
句故能記之爾德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我亦

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且爲泉下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不勝悽感因言當日吾輩皆有詩贈水雲乃自舉所作望江南詞歌畢又泣下

金瓶別傳

張怡雲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爲寫怡雲圖以贈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欲偕行連從者歸攜酒饌因共造海子上之居姚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中丞史公子也張便取酒壽史歌雲問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二錠酬歌席終左右欲徹金玉酒器史云休將去賞音如此

青樓集

古妓女多以雙字名南齊則蘇小小唐有薛瓊瓊關盼盼張好好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紅宋有李師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至元人尙詞曲青樓得名者如趙真真

千盼盼于心心李心心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荆

堅堅李當當皆大都妓餘未能悉數也

花南老屋歲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

秀天上鬼婆婆

青樓集

燕人何失世以織紗縠爲業與張進忠製筆齊名失獨工詩其燕

都雜題詩云一夜春陰徹曉寒玉山無奈酒杯乾青蛾知有愁多

少狼藉殘粧懶對看揭傒斯贈詩云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間其

爲士大夫所重如此

宋元詩箋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成墨竹學

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竹派

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拾而祀之

草木

子

范益精于醫脈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可攜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攜二女至皆少艾益診之噩然曰何以俱非人脈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今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百神呵護爾何得至此嫗曰眞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得出入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辭去是時太祖龍潛淮

右云

庚巳編

忠肅王璽元年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間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

書史自娛

東國史略

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于都城九思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咏于此從容論說古今以達于政理非直爲遊樂也

明一統志

燕留守府參謀劉正卿坐事就死屬其孤于友人姜迪祿既籍故姜爲伸理其于達官怒其偕張弓擬之姜不少懼卽裸胷以逆逆義而從其請自是姜以義烈聞燕趙間後折節從趙雲夢學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丞相史公賢之以賓客禮焉姜世燕人子尙其

字秋澗集

房山高克恭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爲人削去尙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於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引起如蛇虬奇物

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斷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

文漫漶不可識

雲煙過眼錄

元人善畫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則劉融伯熙喬達達之韓紹煜子華高克恭彥敬李希閔克孝竹石則李希衍仲賓子士行遵道張德珙廷玉李有仲芳劉德淵仲淵及張敏夫高吉甫劉廣之花果則謝祐之人物則李士傳傳寫則焦善甫冷起巖而浮屠羽士之善畫繪事者不與焉

粉墨春秋

宛平李通知音善歌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瓊館清而且潤名貫薊北又有王善甫俞允中俞景中靳士名梅景初皆宛平人劉彥

達李時敏通州人

寶餘譜

三休道人稅居燕城之市榜其庵曰貧樂

湛然居士集

至正末年京師大饑疫民死者相枕籍朴不花欲要譽請於帝市

地收瘞之自南北兩城抵蘆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
至者遂給鈔數貫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贏者予之藥死不能斂
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續弘
高錄

元雜劇喬孟符有黃金臺沈和甫有燕山逢故人又無名子有燕
山夢皆演大都舊事也

朔
記

都城南有道者居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遊因作
聯句云偃雲聳層霄驚露落古雪虬枝喜垂澗鷺羽陋鳴珥蟠石
千歲苓頂朱百齡血胎禽哺春巢乳脂凝匝節舞蓋竿簞喧啄粒
苔蘚齧元玉薰麝煤碧脰臨雞桀陟岳秦爵崇授甲衛軒劣沐髮
豹霧深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河舟三翼拙魯縞戛維襍夏社
挺截薛任重明堂材言歸華表別拳縮包胥立堅綱伯夷烈延世

餌芳液顧步炫高潔作室擅茲美觀物入獨閱誓將束囊書從爾

解佩玦

石田集

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遇一相字者書帛字與之其人卽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腳必非常人也

觸字

太宗在藩邸有風子李秀者啟上某地貴不可言殿下甯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上曰死矣藁葬於某原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卽聖夫人墓呼奶母墳是已

九朝野記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爲川三內相之徵舊又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難事

水東日記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

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復辟昌平爲石亭所忌謂正統十六年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朝廷命斬於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高獨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連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寓圃雜記

天順七年曾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旣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祭之斂其骸爲一塚葬於朝陽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

野獲編

吳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胡同英宗復辟之年百有十歲召見便殿予冠服帶腹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

宸垣識略

成化間都下諺云韋英房方梁馬尚銘銀子似甌瓦嘉靖間都下又有諺云滕太監房麥太監馬高太監金銀似甌瓦滕名祥御用監麥名福掌團營高名中內官監監督諸工者

商載

孝宗嘗問一內侍云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譙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使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歸家逐鋪各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闕乏

四友齋叢說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晉州聶村生員高宜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婦給爲妹貽鄰姬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珩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宗以爲

人妖寘極典

蓬軒別記

成化間一富商寓齊化門外僧舍丐施金許之而未發也僧利其貨重寺又荒寂夜約徒衆先殺其二僕絞商死埋寺後坎中實之以土貨悉歸僧越二日有貴官偶過其寺大鳴舉不已逐之去復來官心動命人隨犬所往犬至坎所爪地悲號官使發之屍見商猶作呻吟聲灌之湯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伏法是歲例當度僧因是而止

矩齋雜記

趙司成永類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耶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崖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

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賢奕編一

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

飛空如蝶自後河不時泛溢

長安客話

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以授人也

其法用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

帝京景物略

嘉靖中禁中有貓微青色惟雙眉瑩潔名曰霜眉善伺上意凡有

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伺上寢株橛不移上最憐愛之後死

敕葬萬巖山陰碑曰虬龍象

耳談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呼爲楊御史風

越章

嘉靖庚戌宿寺中微雨簌簌塔鐸忽歛他聲作於下籽籽然類蛩

鼓翼者視相輪表背白光晶滢大於五斗盞上下閃歛間一射人

衣亦青白色可炊黍時乃定則鐸聲發他籽籽聲息也塔倒影在

大殿日方中闔殿中門日入門鐫塔全影倒見石上

帝京景物略

李文正公祠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第久圮爲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定向首義贖還爲文正祠祀公像傳雙履履二寸許紵繫之一履紵小衫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爲具篋撰文鏤篋蓋衣已半敝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祠者人歛數錢則出示之

帝京景物略

甕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土赤墳童童無草木山南若洞而圯者小甕臺也山初未名甕居此一老夫語人曰山麓魁大而凹秀甕之屬也鑿之得石甕一華蟲雕龍不可細識中物數十老父則携去留甕置山陽又留識曰石甕徙貧帝里嘉靖初甕忽失嗣是物力漸耗傳者謂弘治時世臣富正德時內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慶萬厯時游俠富然流寓盛土著貧矣

帝京景物略

洪武以來登第稀姓正德六年則有涿州人顧銳嘉靖十七年則

有薊州人步允遷

玉堂舊記

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疊而成邱中一邱高丈旁三四邱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羣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此骨不歸矣

帝京景物略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制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用稱也

座右編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

世飲集

先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厯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昨非庵錄

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卽虬螭之類遇陰雨作雲霧常蜿蜒道旁及金鰲玉螭坊之上時世宗齋居西內宮女過見驚仆宮監以聞上曰此宜處山後何爲在此駭人是夜聞跋浪跳擲之聲旦視之湖水破裂一道已徙去

宸垣叢略

萬厯間北監奏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而校對鹵莽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關文動至數葉俱仍其脫簡按刻文理多不相續

野獲編

順成門外彭二胡同婦姬以子死將棄之於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爲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

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受訖抱子歸果卽活大以爲異
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爲壽十四也又照之十
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爲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
萬厯二十四年也

耳談

萬厯二十九年紫柏大師自五臺宋夜夢十六僧請掛瓶鉢亭午
有負巨軸售者軸十六貫休所畫羅漢也軸軸展視面面若舊曾
識夜請掛瓶鉢者僧俱是也師歎畢購之各繫以贊傳寺中

帝京景物略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渾名母大蟲
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於馬上用長鎗置一豆於
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剖爲二再馳再下則剖爲四其精如此遇
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鬪必爲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

人稍不當意卽手刃之有一徵人王了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
藝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杖講解留以爲夫有嫖毒之能
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軍漸謀取之恐並入網遂潛
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
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爲所殺然諸
軍愈盛從騎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於市

野獲編

固安縣十八里之彭邨武廟初忽一童子詣邨長者言童子李請
彭姓爲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尙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
霍霍後塲曝俄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邨之人漸問
童子以旱溢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
聞於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具給捕者給衆觀者莫測
所從致則就繫別其邨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

拾莖草周於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乃收瘞邨北頭曰彭小仙墓十年後邨有人見小仙坐陵道中叩所由生笑不言歸相與驗其藏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萬厯己巳歲

大兵下固安人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薊人其所掠俱無憾殺比去則縱遣之

帝京景物略

魯時生萬厯年間官庶吉士歿京師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同年生也手治舍歛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簪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此地不覺懷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

明史

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譎亦學詩爲予友沈千秋客沈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游儂薄習爲蒲搏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扑責胠篋不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

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卽叩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生方憂撓復日啗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

野獲編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塚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

野獲編

工部馬之駿僦一寓其室敞而直廉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呵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擬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爲非吉地空間者久之會冉德升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吏科徐紹吉

往還復數日不至後相遇詰以間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吾室後廢園頗有崇臺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怵怵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

野獲編

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以儉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數十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見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主移他所此等枉死伏幣京中往往有之

野獲編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

嚴相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魃投瓦石嵩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費以餽吏部侍郎徐檢菴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猶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魔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竊則亟掩之見卓矣

野獲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旣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

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箠將斃復置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

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

太白劍

有孫太公者自云安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藉紳間
乃調熱劑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
藥凡殺稚兒數千百矣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探割生人
律或以爲未允士大夫尙有爲之求貸者會逢大赦當事恐其有

詞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

野獲編

涿州樓桑廟傍農人王某田間石碣傳自上世忽有賈胡過視欲
購以十金其家疑不聽賈既去其兄弟以失價相詬斧破之中空
涵水一盂而已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竊飲之數日膚潤
面腴髮黑如漆通知未來事其姑家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
與室又曰家牛生犢母子當不活已而果然聲聞於外遠近填門

部使者表聞中使下迎婢忽不見耳

談耳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

談耳

宋栗庵樵爲吏部尙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万萬希罕偏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栗

失措矣

座右編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瑞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問之給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草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爲我解代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羣瞽皆來助擊至抉出其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攜歸

耳談

尉遲敬德造觀音像自唐貞觀一千一十二年至今觀音古銅身三尺不以髹塑不以金塗飾妙相慈顏端若丈夫槩具磊磊然也下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字舊供宣武門外晉陽庵庵廢內侍朱移像臭水塘朔古佛庵供之庵今又廢像復移置稽

山會館也

帝京景物略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舉場爲窟穴值鄉會試期則暫他徙故老云京師無厠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狐竊食之遂能變化百出成千年狐爲元爲白不可問矣

野獲編

京都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庵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碁餅對骨牌糕碁盤街對旂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

尉對紅盜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腕對多肉餽飽椿
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池堂對醴醪酒
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胡同奇味
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
筆司禮簽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野獲編

陳指揮鐸善詞曲文善嘲諷居京師作月令記二月下日是月也
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爲鞵

客坐贅語

明陶成寶應人鄉薦赴南宮試二月五日矣語其壻朱應登升之
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共同吾游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
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耶買輿徑往
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有鄉人釀錢爲賀曰公壻擢矣幸
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卽舉筆摹丁香一本尤妙絕

無聲詩史

天啟有龍見北苑房之小河長尺許色黃碧有爪無鱗其地近朱

直房縉獲以紅錦盛金合中奏進奉旨送赴黑龍潭

天啟宮詞注

鷲峯寺奉迎旃檀佛在嘉靖戊戌萬厯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
次一士人禮拜墀下僧睹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
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飛神呵護我小神敢輕入謬罷不見

帝京景物略

明萬厯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
建昌人熊其姓顧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詫曰石豈有
偷者乎當必有異汝不言將不貸汝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
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頂爲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
分澄寂輒有光徹天眞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半載不幸而敗命矣
夫御史曰汝既有眞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

紀獨不思懷璧爲罪乎然汝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爲我購而任之
成則資汝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敦
十勛御史大喜資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

簪雲樓雜記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
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
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
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胡
同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
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
矣但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
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也
殺其婢與僕棄首飾于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

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
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

識小
編

燕人薛論道有林石逸興十卷皆雜曲也其玉抱肚云神仙無分
且藏身煙邨水邨看白鷗撞破殘霞靠青山界斷紅塵清風明月
共三人去住悠然一片雲又一闕云淒涼時候聽征鴻蕭蕭過樓
映疎簾明月泠泠走空階落葉颼颼教人腸斷淚交流屈指歸期
又半秋律以元音亦稱合作問之都中故老蔑有知其姓氏矣

統
賦

詞
話

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爲善嘗布金僧寺而土關新寺
及大覺寺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爲兒以報一日潘
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聞中坐草
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園寂始知雙生

卽兩衲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并爲諸生士彥
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爲偈以贈云兩衲是潘生潘生在
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廣園
雜志

煙酒古不經見邈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
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
用崇禎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
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邇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
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爲燕人言喫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
盈衢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玉堂
舊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迤邐
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高門
大厦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

人昇一肥大婦人出曰佳客在臨山中卒不能授餐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足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堂中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昇前婦人出作嘆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手或足掛樹梢鮮血淋漓皆殷栗膽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孤鬼耶

耳談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爲簫聲而來當用簫材報之其人

不解事以紅氍毹爲餽乞再寫一枝爲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

而還其餽

列朝詩集

李尙書三才家多勢僕每劄委爲武職其最著者曰李四官至副總兵尙爲主管田財後三才歿禍始於李四家遂塗地又三才盛

時爲坊題曰積德昌後龍下爪碎之更造石坊題署如故龍復爪

之不能碎今已圯

通州高志

天啟中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毀小者今香火日盛街亦奇矣

茶餘客話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面書一四字與推其人卽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內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

蕩盡後果應

遺愁集

上虞倪公璐爲祭酒時與溫輔體仁忤將請告惠安鄭仰用者善

拆字遇於官人席上初未通名取骰子中以非飾四者予卜鄭曰
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爾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領之曰公必
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蓋骰字骨所成而四面稜角
不能剋圓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骰體方
類口四亦類口乃同字也

解字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俯首漫憑几難將舊
日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慘塵爲粉天寒草作衣何日歸
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守邊將帥之妻也

筠廊偶筆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
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
起已若拋磚於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吾禱汝亦禱
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間托其家辦酒筵客是日

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爲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中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

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鍵多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豈無故與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攜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爲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窗戶窗戶碎有黑手大如金自外人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藏僧弼房僧曰悞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

宿海手抄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啾唧如羣哭聲平明方止識者曰此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煩菴瑣話

京城舊日如勾欄胡同何關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蕙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九藥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至抄手胡同華家專煮豬頭肉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當日太平勝槩也

春明

夢餘錄

丁野鶴充內廷教習於米市築室與王覺斯傳掌雷薛行屋張坦公諸前輩賦詩其中王敬齋額曰陸舫後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游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盡興策驢而返

宸垣識略

市民只造茶褐木綿鞋貨與人西山人多做麻鞋出城貨賣婦人

束足者亦穿之仍繫行纏欲便於登山故也

析津志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燭中楊取一方木覆之隨哭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關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卽擎虛器云油著油著人卽開避故鼠亦云云間者爲笑

玉堂嘉話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

戴斗夜談

甯河東南偏海遇辰戌丑未年春夏之月涌火潛發洪波沸揚焦燎灼楹浮溢海面百里內外蒸蒸然不可嚮邇邑人謂之海燒海

燒者云海龍王燒宮也錄異記載海龍王宮在薊州東

甯河丁志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寓戶部前主人乃番役也仁偶飯後往外閒遊有銀五兩藏鞞靴中歸索之亡矣主人問客何事不樂徐言其由主人曰無憂當爲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幾何并所遊之處徑詣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人至此鞞中置銀五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爲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然恐若輩不得安枕卧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不可強之再三納鞞而行至向所遊處竟無所見悵悵而返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答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探鞞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

周元臨
涇林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瘞于卧房庭前蓋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婦經日子弗知也父亡子家業蕩盡將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秘不言後貧窘日甚衣食不周痛自悔恨母乃爲

言藏銀處子大喜倩人持鋏鋤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拒不與通子大譁聲聞于內陳不得已出接詰其來由子具道母語卽欲入內發藏陳曰銀是爾父物我豈妄認此房乃吾臥室子少俟當令家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相款耳語僮子令集眾取銀酒至慇懃勸酬子意不在酒頃之三四起陳翁免留良久僅出云可入矣陳意銀必歸己橐與子偕行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將及石版忽于石角得銀二錠眾環視駭然子益信爲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及啟版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九十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將二錠謝陳翁肩而歸陳弗能爭也第恨家人違其教詈不已其婦云適發土起石吾親自督率但見清水一泓綠土污吾指掬水少許于外淨手仍前掩之方竊笑其子妄言不意水復爲銀也陳歎息而已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
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
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

蜆巷
瑣語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蜚舌千方一味南人啗之張汝弼謂之
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

麓堂
詩話

京師之甘露居擲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
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
在京師時過戚晚魏冷菴師貞嘗留予品酒樽疊雅潔殺核精好
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
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
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

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書影四

定遠方孝傑校